



英雄少年

越南南方共和驻华大使馆新闻处

目 录

英雄少年·····	1
回乡·····	16
死胡同·····	23
香莲·····	31
八姐的武功·····	42
禄宁大妈·····	45
黎明的曙光·····	48

英雄少年

杨香厘

经过好长的时间后，我又有机会路过保安去看望二胜老爹。六八年，我受了伤，二胜老爹曾经照料了我整整一个冗长的雨季。二胜老爹已年近七旬，堂上还有一位老母亲，老奶奶今年已近九十岁了，家里只有一个名叫小坞的孙子。小坞的母亲叫霞姐，是二胜老爹的女儿，以前是保安乡的党委书记；自从到县里去负责两三个乡的工作以来，偶而才回来一次。

二胜老爹依然住在旧处，在秋盆河边的一处萧条的竹丛旁边。房子也和从前一样，是一间茅草房和一个地洞，茅屋似乎小了一些，从前它要比地洞还来得大。神台安在露天里，在旧的屋基上。房子的四周新添了许多炸弹坑，又大又深，坑里积满了水。地下的石层被炸得成了一块块象石磨那么大的石块，翻露在地面上。弹坑四周溅满了一种白得难看的粘泥。这样的炸弹坑更加显示出那个地洞的执拗和顽强。二胜老爹把这些坑坑洼洼都派上了用场：在那些旧的弹坑里，南瓜、冬瓜和丝瓜爬满了一地，现在正开着黄灿灿的花朵。

在清冽明朗的月光下，我们坐在土台阶上聊天；这个台阶受过多次火烧，成了焦黑赤红色，并被敌人的推土机铲去了一角。

“好久不见你来，还以为是被枪炮给‘轰’了呢。”二胜

老爹说，“真糟糕，这时节一点东西也没有，正月十五那天，他们又刚撒了毒药，蔬菜全都枯萎了。我只得跑到河对岸的几个乡去讨一些种籽，播上几棵冬瓜，几棵丝瓜，刚开花，也都还没有结果。连稻秧也要去借谷种回来播上两三回才成呢……”

“老爹，我一路上看见稻子和玉米还长得挺好嘛。”我说，“不管敌人怎样为非作歹，也赢不了咱们，是吧？老奶奶和小坞在哪儿？”

“老奶奶刚到小坞他五姨家里去串门儿。小坞，他被敌人捉走了。”

“小坞被敌人捉走了？”我惊叫起来，一时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我想起了小坞的样子来：皮肤黧黑，头发被太阳晒得火红，一双棕色的眼睛老是直直地看着，有一种令人疼爱的犟脾气。小坞确实是一个有着令人难忘的个性的孩子。

我还记得小坞和他的太婆的一次对话。他太婆经常坐在这个台阶上，望着那片河滩地讲述着：从前，在咱家门前的河滩上，法国鬼子枪毙了一个干革命的人……。他太婆的一双眼睛几乎被一条条粗大的皱纹给遮掩住，但依然非常明亮。小坞坐在一旁听着。小家伙仰着头，眼睛连眨也不眨地聚精会神望着太婆脸上的那些奇异的皱纹，仿佛在这皱纹底下蕴藏着无数有趣的故事。

“干革命是什么，太婆？”小坞摇摇太婆的肩膀问着。

“干革命的人就是打法国佬的人。”太婆慢条斯理地回答。

“法国佬是个啥？”

“从前的法国佬和现今的美国佬同是一路货。他们是一伙强盗，抢我们的土地，杀我们的同胞……”

“那么，打美国佬的人也是干革命的人吧，太婆？”

“当然罗！”

“太婆，我安上手榴弹杀死一个美国鬼子，那我也是干革命的人吗？”

太婆沉吟片刻，才回答曾孙这个十分严肃的问题：

“唔，你杀美国佬，当然也是干革命的。”

太婆还给小坞讲了那个革命者在被法国鬼子杀害以前，指着河滩对他们说，你们杀了我，但是这秋盆河的河滩有多少沙粒，就会有多少革命者站出来消灭你们这些强盗……

这一幕使我永远忘不了的对话是我坐在二胜老爹家的地洞口边听到的。那一天是猛烈轰炸中极其罕有的一个宁静的下午。在那些强盗式的轰炸日子里，每到下午地面就随着炸弹和炮弹的爆炸一阵阵地震颤着，在天边尽头处，什么时候都冒着大火和浓烟。那时候，保安和秋盆河岸边所有的村庄日夜淹没在敌人炸弹的漫天烟火里——这里的人只简单地叫它做“小偷的轰炸”，因为敌人总是偷偷摸摸和出其不意地来干这种强盗勾当。我默默地望着小坞，望着年老的太婆，又望着孤立在河滩上的一棵断了梢的椰树，心里思忖：在这个十岁的小孩子的心思里有着一些什么样的想法？说不定凭着幼稚的想象力，他可能清楚地看到四十年前的共产党员的不屈形象吧？自然而然的，一种念头也非常清楚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敌人可以摧毁家乡所有的一切，但是深深地渗入到每一个人心里的气壮山河的民族气概，他们又怎能摧毁得了呢？

二胜老爹用迟疑不决的口吻问我：

“那一次敌人出动十一个营的兵力来‘扫荡’，把老百姓赶到长口的时候，你大概还在这里吧？”

“是的，还在这里。”

“那一次，小坞生他妈的气，生我的气……”

“是的，我知道。”

我不知不觉地把视线移向我正坐着的台阶。就在这个台阶下面，在深深的地底下，开着一个秘密的地洞，它唤起了我永远不能忘怀的回忆。

那年的夏季，气候空前的炎热。其实，夏季的炎热是中部平原自古以来就有着的，只不过大概是由于村庄都被铲平，四处红色的土包变成光秃秃，空气什么时候都弥漫着炸弹的硝烟味，泥土和石块被烧成粉末的焦味以及树木青草被烧成灰烬的气味，因而显得比任何一年都更加酷热。我躺在那个热得要命的避弹地洞里，好象是躺在火炉里一样。老奶奶和小坞轮流给我扇扇子。每隔十到十五分钟就有一次座标式轰炸，敌人的大炮从军舰上按照一种冗长得令人厌烦的节奏轰过来。那种人们惯常称做“耙子”的双身侦察机整天横冲直闯，发射导弹指点喷气式飞机前来投掷炸弹。小坞是一个对炸弹和炮弹十分熟悉的孩子。他的耳朵非常灵敏，只要一听到那“耙子”低下头来的声音，他马上知道它要向哪里俯冲，射击远处还是近处的目标，目标离远就算了，目标一近就得想办法对付。如今村庄是一片空旷荒凉，没有树木，没有园圃，只孤单单地剩下一些互相通连起来的地洞，在侦察机下暴露无遗。美国鬼子最近以来使用了一种非常野蛮的轰炸方法：他们不间断地炸着，炸塌了这个地洞，接着再炸另外一个，直到把整个村庄的地洞都给摧毁了。因而，一见到“耙子”到村里来发射导弹，就不能老呆在地洞里，要非常迅速地离开它的投弹范围，但也不需要跑得太远，只稍微移到村外的地方就行了。夜晚，轰炸停了，我们又摸回来。二胜老爹和霞姐也刚从地里回家，把我安顿在邻居的那个还侥幸保存下来的地洞里以后，二胜老爹和霞姐，连同小坞在一起，又默默无声地着手重修地洞。长久以来，地洞

已经代替了住房。如今，重修地洞要比砌房子还困难得多，他们三个人干了一整夜。

……夜晚的时间，喷气式飞机按“耙子”的指点所扔下的炸弹减少了，而座标式轰炸和炮击又相应地增多。他们的劳动有好几次被迫停顿下来。他们三人辛辛苦苦地干到了第二天中午，方才把地洞修好。小坞走过去把我和太婆接回家。二胜老爹一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照顾着我的。

一直到了六月初，经过整整三个月连续不断的轰炸和炮击以后，敌人才空运来了军队。他们调来十一个营的兵力，把保安乡紧紧围住。

我还记得那一天，在第一遍鸡啼的时候，霞姐就已起身了。她刚把米淘好，一排炮弹就接连轰过来，大概是敌人在县里的几十个据点的大炮都同时猛轰这个小小的乡。一颗炮弹在靠近牛栏的墙基处爆炸了。二胜老爹站起来，嘴里嘟哝着：

“唉呀，那几头牛……”

霞姐把铁锅架提到地洞口，伸出半个身子来吹火。二胜老爹探头探脑的，总想钻到外面去。

“爹，您到哪儿去？”霞姐问道。

“去看看那几头牛。”

“等一等吧，爹。他们又要开一排炮啦。”

她的话音未落，真的又有一排炮弹射过来。弹片呼啸着，有一块嗖的一声插在锅架旁边。二胜老爹凭着一种特殊的敏感，能够很准确地算出两排炮弹的间歇时间，他不放过这个机会，连忙从后面的洞口钻出去找到两头牛。当他刚跑回来跳下地洞的时候，恰好第三排炮弹也落了下来，好象因为没捕到猎物扑了个空而恼怒起来，发出天崩地裂似的巨响。二胜老爹从容不迫地倚坐在洞壁上，一边卷起烟抽着，一边疼爱地抚摸着

正在酣睡的小孙子的头。

“咳，小家伙如今干起活来也干得象个样子了。他给两头牛割回了一担很好的青草，全是鸭爪草。看见两头牛津津有味地啃草，连我都觉得嘴馋。”

我望着二胜老爹，不由得想到：不管三七二十一，刚才他一定是停留在牛栏地洞里抚着牛儿，并把牛草轻轻地撒到它们跟前……

霞姐摸索着，在地洞的角落里找出一罐虾酱，往碟子里倒了一些，放到快要烧熟的饭锅里蒸一蒸。

“爹呀，这一次保险是敌人在出动军队。我把中饭和晚饭一块儿煮好了。您和小坞留在家里，一出了事就把这位大哥背到工事里。如果有装甲车或推土机往咱这个方向……”

二胜老爹打断女儿的话，说道：

“这事你不用操心。”

“爹呀，这一次恐怕要比前几次来得利害。”霞姐抬起头来望着二胜老爹，似乎想用目光对她爹说出不能用言语来表达的话。

她匆匆忙忙地吃完了饭，拿起斗笠就走了。直升飞机的劈啪声也正好在村边的田野上响起来。

大约中午时分，敌人就开进了村里。小坞把我扶到秘密地洞里，这个地洞正挖在我如今坐在上面和二胜老爹聊天的台阶下面。秘密地洞里异常闷热，只呆了一会儿，我的伤口就又胀又痛起来，接着发了一阵高烧。我昏迷不醒，不再知道地面上所发生的事情。

四、五天过去了，我的身体逐渐衰弱下去。我几乎已绝望，就是敌人撤走，我也没有力量爬出这个地洞。

在一阵昏迷中，我猛地听到有人在一个很远的角落里叫我：

“叔叔！叔叔！”

我感到有种热热的东西触到我的嘴唇。我本能地张开了干裂的嘴唇，一口又香又粘的粥汤慢慢地流进嘴里。一勺儿，两勺儿，我很慢地吃着，人也逐渐清醒了过来。这时候，我才看出地洞里有灯光，灯光摇摇晃晃地照出了一个可爱的脸庞，原来是小坞。

小坞花了一个钟头的时间，才把我扶出秘密地洞。他让我躺在避弹洞的洞口，并坐在旁边为我扇扇子。我激动地想着：从前在家时，每逢身体不舒服，妈妈大概也是这样的为我扇扇子吧？天呀，是谁教会这个十岁的孩子懂得这种母亲的照料方式呢？

从小坞手里扇起来的凉风和从秋盆河边吹来的凉风，使我顿时感到好多了。小坞带着非常动人的笑容说：

“老天呀，我真担心，以为叔叔你已经完了。”

“哪里的话？你妈呢？爷爷呢？”

小坞突然把脸沉下来，生气地说：

“我妈，咳，别提她了。这一次她却甘心让他们捉进居民区去曝晒太阳。”

小坞象大人一样地说着。我安慰他说：

“不，你妈可不想呆在那里，大概有什么事情要办……”

霞姐那时候还不是支部书记，只是乡党常委，负责秘密活动，以便领导合法斗争。小坞要是知道这一点，就不会再生他妈的气了，可是，我不能更明白地对他讲出来。我躺着休息。只是对小坞的天真和可敬的气愤感到非常的激动。我问小坞：

“那你没让敌人捉到居民区里吗？”

“捉去了。”

“为什么能回到这里来呢？”

“我逃跑。逃跑很容易。”小坞回答着，仍然替我不停手地扇着扇子。

“好了，你不用扇了，叔叔已经不热了。敌人开进村里的时候，游击队把他们消灭得多不多？”

“多得数也数不清呢，叔叔。北村的游击队拉响了一颗地雷，炸死了整整一个排敌人，炸毁一架双翼的直升飞机。这一次，敌人不知道在搞什么鬼，真怪，在东村那边，直升飞机运来了一个连的美军，一个个光着身子，提着枪到处追赶妇女。”

小坞难过得皱起了鼻子。我也忍不住吐了一口唾沫。我不是头一次听到这种事情，但是，每次听起来，总是禁不住愤怒得毛发耸然。

已到了傍晚时分。院子里响起脚步响，小坞伸出头去，高兴地叫起来：

“他们回来啦！”

我还来不及明白“他们”是谁，就已看见大约有十来个孩子走进来，他们聚拢在洞口边问候我。他们当中最大的是个女孩子，约莫十四、五岁，她带来一个大型的美国罐头盒子，烧起水来给我洗伤口和换绷带。在这种老乡们都被敌人捉到居民区里，村落荒芜四周渺无人声的情景下，这一群来探望我的孩子们的说笑声，对于我来说，无异是最大的欣慰。他们带来各种各样的东西。有的提着几条花斑生鱼，有的提着几只蔗鸟，有的拿三五条木薯或者一捧番薯。他们闹哄哄的，每人凑一把米来煮饭吃，互相庄严地称呼作“同志”，并把最好吃的东西留给我。

乡里只剩下干部和游击队。夜晚，乡党委书记来看我，我

有机会更进一步了解这些孩子们。原来他们相约逃出了居民区，也可以说，这是一次越狱。见到乡党委书记、干部和游击队，他们就紧紧地抱住他们，号啕大哭起来，向他们讲述着居民区里的种种令人气愤的事情：

“我们回来跟叔叔们一起进行斗争。”

“我们回来拣田螺采野菜养活叔叔们，决不能让叔叔们孤单地留在这里。”

孩子们边哭边讲，他们都是保安乡的阮文追少年先锋队的队员。乡党委书记望着这些队员们，也不禁热泪盈眶。在敌人轰炸得最激烈的日子里，在保安人民紧张地准备着迎接一个巨大的考验——反对“紧急绥靖”的日子里，阮文追少先队举行了宣誓仪式。他们强烈的愿望是做一名“坚强战士”。每一个队员站在胡伯伯的肖像前，举起细小而坚强的拳头，宣誓决不辜负保卫保安乡的坚强战士的称号。

从居民区逃回那一天起，孩子们天天去摸螃蟹，拣田螺，采野菜，挖木薯、番薯，养活自己，也养活游击队；和游击队一起在村子四周布置地雷阵和尖桩阵。他们又去打扫和修筑地洞，给各个家庭照看和收拾家私杂物。每天夜里，他们集中在小坞家的地洞里，央求着我教唱歌，讲故事。

在这一段时间里，乡的全体党员和武装力量竭尽全力向敌人发动攻势，日夜准备着捣毁居民区，以便让老百姓回到原地谋生。在这些活动中，我的小坞干得非常出色。当党委书记头一次叫小坞回居民区去找他妈妈的时候，小坞面红耳赤，不住地摇着头，说道：

“我才不回去找她呢。我妈要呆在那里就由她，她难道还看不见吗？”

书记同志一下子感到为难起来。最后，不得不对小坞说实

话：

“阿坞呀，叔叔叫你回居民区，是按照革命的命令叫你去的。”

一听到是“革命的命令”，小坞的脸顿时开朗起来，眨动着一双棕色的明亮的眼睛，说道：

“叔叔，我马上就去。”

“有几位叔叔想和你妈联系一下，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你能完成吗？”

“我肯定能办得到。我到那里去容易逃出来，敌人不会怀疑的。”

“要是不小心被敌人捉住了，怎么办？”

“我肯定地什么也不供。我说我想念我妈就跑了回来。就是他们开枪打死我，我也不会供出来。”

就这样，小坞回到了居民区里。起初，他担任联络工作，到后来，就索性和他妈妈住在一起。

大约过了半个月，居民区被捣毁，老百姓起来斗争，都纷纷回来了。听说在消灭居民区那一小撮恶棍的战斗中，我的小坞的功劳还不小呢。

老乡们是在艰苦的雨季到来时回来的，那些日子雨一直没完没了地下着，实在是经受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在滂沱的大雨下，敌人的炸弹和炮弹仍然倾注下来。真难以形容在这种灌满了雨水、按理说只有处在前线的士兵才能住得下的地洞里，居然能容纳得下整个家庭的锅盘碗筷和其他什物。尽管生活条件如此艰苦，但是从老奶奶、二胜老爹和小坞的眼睛里都流露出获得自由的喜悦。二胜老爹一家人给我在地洞里腾出一处最干爽的地方，就是挂在靠近地洞顶的两条横梁间的一副网床，而全家人则躺在经常湿淋淋的木板上，碰到下大雨就要轮流坐

起来整夜地舀水。

到了雨季末，我的伤口才长好。那一次离开保安乡后，我老是怀念着这个经历了巨大考验的平凡而又倔强的乡村。到了后来，我才知道这只是这场战争中的一些极其普通的考验而已。听说那年十二月，敌人又派军队来扫荡，把保安乡所有的居民都赶走了……

我问二胜老爹：

“老爹，听说我走了不过几天，敌人又派军队把咱们的老乡赶走，是吗？”

“多着呢！自从你走后到现在，敌人一共把保安的村民赶走了十六次。”二胜老爹并没有察觉到我的惊愕，又继续说下去：“他们驱赶，他们把人捉进居民区里，咱们就起来捣毁，一齐回来；他们又来赶，又来捉，咱们的老乡又进行捣毁，又回来，就这样干下去……”

二胜老爹沉默了好一会儿，好象是在重温家乡经历过的所有的风波。

“老爹，小坞是什么时候被捉的？”

“他最近才被捉去的。他在春节后的那次迁移居民中被捉去的。

“敌人眼看着这样搞下去没有什么效果，他们就想办法要老乡们在原地集中居住，他们派军队来乡里安设据点，那些‘乡委会’的家伙也跟着回来。在这些流亡在外的越奸分子当中，要数阿蛟是最凶恶的一个。他一个人杀了几十个人，奸污了几十名妇女。咱们暗杀他几次，他都侥幸逃了命。有一次，他被几个秘密游击队员往床上扔了一串手榴弹，肠子流满了一床，他都没有丧命。美国佬非常爱惜这条走狗，把他运到设在军舰上的特别医院里，治了三个月才好。他回到这里，对他的

手下说：‘他妈的！我阿蛟要是不能把这些保安乡的人集中起来，你们尽管把我的脑袋砍下来抛进你们家的猪栏里，让猪来啃咬好了。’

‘我们决定非把他干掉不可。让他活着，不仅保安乡的老百姓会遭殃，连河边几个村子的乡亲也要受苦。阿霞整夜合不上眼，她问我：

‘爹，用什么方法干掉阿蛟呢？’

我明白，这就是说革命想把任务交给我。我想出了许多计策来，说给阿霞，共同商量。过了几天，她对我说：

‘爹，领导上决定按照您的计划行动。’

‘阿蛟这家伙非常狡猾，偶而才敢回来一次，每一次都派上一个排的伪军保护着，并且他无论坐在什么地方总找几个老乡围坐在他身旁。可是，我知道他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贪吃喝。’

‘我们预先探听好阿蛟在哪一天会回来，就在那一天，我们办了一次祭祀，全乡的人都动员起来。阿蛟回来了，他站在咱家的院子里，晃着文明棍，说道：

‘二胜老爹，今天是什么忌辰，怎么家家都酒气冲天的呢？’

‘是呀，我今天给二丫头她娘做祭。难得您回来一趟，请您和我喝一杯淡酒吧。’

‘怎么全乡都做祭呢？’

‘全乡各个家庭都有人在同一天里被南韩军队杀害了，能不在同一天里祭吗？’

‘他妈的，那几个人太顽固不化了，早就该杀，南韩军不杀了他们，还留着干什么。’

‘我吩咐家里人另外摆了一盘酒菜，让老奶奶和我陪着这

家伙吃喝。老奶奶推说身体不舒服，到地洞里躺着去了。伪军们坐满了院子。大娘们和大嫂们跑过去又拉又扯，每家请去了几个。院子前面，人来人往，非常热闹。几个秘密游击队员混在人群里，串来串去，等着我喊出暗号好下手。我有好几次本想走到外边去，都被阿蛟拦住了，我只好作罢，免得太勉强会使他生疑。真急死人，菜眼看快吃完了，这时，我在盘算着用一命来换一命。这一趟让他逃掉了，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有机会下手？我越想越感到可惜，我懊悔着不在墙壁上插一把砍刀，我的砍刀不用说，只需要来一下就行了。眼下，要让秘密游击队员知道我的决定。我喊着：

‘你们快给我拿一瓶‘U·S’酒来！’

“我的意思是叫他们尽管扔来一颗U·S手榴弹，让我和阿蛟同归于尽。为了让他们更加明白我的用意，我对阿蛟大声说话，显出醉醺醺的样子：

‘您今年三十几了？三十八吗？您还很年轻呐。看您的尊容，将来会当上县长的。我老汉已将近七十了，我也活够了。再喝一杯罢。几个小孩子回来了，快给爷爷拿瓶‘U·S’来！’

“我这样暗示着下命令。可是，等了好久都没见到他们下手。当我正在生着游击队员的气的时候，便看见小坞一手拿着钓鱼竿，一手提着鱼篓走了进来。

阿蛟问道：

‘喂，钓得多不多？’

‘只钓到一条花斑生鱼。’

“小坞伸手进鱼篓里装着掏出鱼来的样子。说时迟，那时快，一声枪响把我震得仰面朝天。阿蛟一下子扑倒在盘子上，当场毙命。小坞手中的一支‘卢洛’手枪打得干脆利落，朝着

那家伙的前额给了一枪。小坞敏捷地把手枪放进鱼篓里，快步跑到院子里大声嚷叫：

‘不好了，越共回来杀了蛟先生，不好了！’

“起初，一听到喊叫越共，伪军们吓得魂飞魄散，过了一阵子，定一定神，知道没有什么危险，他们才又冲了出来。伪军把我和几个邻居捉起来。不幸得很，小坞他妈妈也在里头。

按理说，在这个混乱的场合里，没有人会留意一个提着鱼篓的小孩子，小坞满可以脱身的。可是，这个小家伙看见他妈妈和爷爷被捉住，就马上转过身来抽出手枪朝那些伪军打了一梭子弹。他还大声喊起来，好吓一吓那些怕死的家伙：‘革命只惩罚恶棍，士兵们快闪到一边去！’趁这个机会，我和阿霞以及几个邻居都逃跑了。

“到后来我才知道事情的始末。原来阿霞坐在邻居家指挥着那场战斗。按照事前的分工，小坞只为游击队员们做掩护。可是，眼见形势危急，怕错过了机会，小坞跑过去对他妈妈说：

‘妈，现在一扔手榴弹，准会把爷爷给炸死。我有一支‘卢洛’手枪。’

“你看，如今的小孩子就是这个样子，身上随时都带有消灭敌人的武器。小坞他妈妈问他：

‘你想干什么？’

‘妈，你让我拿着这支手枪跑进去打死阿蛟。我会开枪，我一枪就能打死他。我练习过了。’

“他母亲答应了。正是他的母亲当机立断地把这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他。阿霞这样做是对的。如今为父母之道就是如此，谁还会阻止自己的儿女去干革命呢，是吗？这小家伙真行，他怎么会想到把手枪放在鱼篓里呢？

“伪军押着小坞走遍了村里的各家各户，要他指出干部和游击队隐藏的地洞。真可怜，一路上他们不知打了小坞多少次，可一停下来，小家伙就高唱起《解放南方》这支歌来。你想想看，一个小孩子被这样折磨着，还有力气唱出歌来吗？我也感到奇怪。大概当时在他身上有一股非常厉害的力量吧……”

二胜老爹不再说下去。

我惆怅地望着在月光下显得一片模糊的乡村小路。小坞曾经在这条路上被残酷地拷打着，我的少年英雄曾走在这条路上，并唱着歌。

夜已经深了，激情使我不想入睡，我感到这座英雄辈出的村庄所有的东西仿佛都蕴藏着坚贞不屈的意志。月色如水，一眼望去，秋盆河波光粼粼。一阵凉风从河面上吹起来，向广阔的空间飘去，吹遍了村庄、田野、河滩……

一九七一年